

英国学派的新探索

——从全球主义到地区主义?

秦 肯

内容提要 英国学派是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但长期以来将精力集中于全球层次而忽视对地区层次的考察。近些年,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英国学派成功地将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世界社会三大核心概念同地区层次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提出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的具体条件,即地区性关键大国的存在、对域外势力影响的成功排斥及区内国家互相承认对方国家建构的努力并不将之视为威胁。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着极强的“欧洲中心主义”,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对相应的地区性国际社会是否形成的争论上。当然,在转向地区层次研究后,英国学派也暴露出原有理论的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主权国家推动作用及全球性共同规范这两大经典学派观点产生怀疑,这急需英国学派学者通过加强对地区层次的研究来解决。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英国学派 全球主义 地区主义

* 秦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章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英国学派是美国三大理论之外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一,^①该学派形成于冷战时期,多使用多元主义方法,注重历史研究,以国际社会为核心概念,因而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②当然,英国学派不仅仅研究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也关注与之相关的两个概念——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和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但长期以来,传统的英国学派对以上主要概念的研究都停留在全球层次,而忽视对地区层次的考察。^③这可能是由于英国学派一直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和“世界主义”的情怀,希望将西方模式普世化,而对地区层次的关注可能会对全球普世价值及全球性国际社会^④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原殖民地国家脱离宗主国而获得主权,世界上出现了更多的与欧洲有着不同文化的主权国家。另外,欧洲相对衰落,经济发展陷入低迷境地,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冲击了欧洲的中心地位和话语权,这些新兴国家对西方文化主导的现状渐趋不满。现实世界的种种变化使英国学派认识到,其想象的共同的世界性文化很难形成。为此,英国学派对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望,并认识到研究多元的地区性国际社会(reg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y)是时代的要求,他们“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构建地区性国际社会来维持共同文化基础”。^⑤

英国学派向地区主义的转向以巴里·布赞、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 Hurrell)和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副教授扬尼斯·斯蒂瓦切蒂斯(Yannis A. Stivachtis)等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为代表。胡里奥在冷战结束不

① 一般认为,除美国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外,其他有较大影响的学派如英国学派、法国的国际关系社会学派、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中等强国”理论等,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2页。

② 文中出现的几个概念需要厘清:分别是全球主义和全球层次,地区主义和地区层次。文章标题中的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与文中出现的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有相同点,但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最重要的概念,国际社会不一定指全球性的国际社会(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同时存在着地区性的国际社会(regional international society)。这使得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研究所可以存在两个层次,即全球层次和地区层次。本文所阐释的英国学派的新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英国学派研究层次的回落,从全球层次转到地区层次。本文标题之所以用全球主义、地区主义,而不是全球层次、地区层次,是因为“主义”代表一种对学派未来研究方向的看法,这表明英国学派出现了将研究视角从全球转向地区,从全球性国际社会转向地区性国际社会。也就是说,英国学派不仅仅是涌现了在地区层次上研究国际社会的文章、著作,而是学派内部有一种加强地区层次研究,将学派的研究重心转向地区层次的呼吁和倡议,这比单纯的研究层次变化更能准确展现近年来英国学派的发展动向。

③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

④ 全球性国际社会即英国学派所说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⑤ 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发展动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26页。

久便注意到地区主义的蓬勃发展,密歇根大学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ob)教授虽然不算是英国学派的代表学者,但其研究也为英国学派的地区主义研究做出巨大贡献,因为他在20世纪末探究了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条件,帮助英国学派理论取得重大突破。当然,巴里·布赞可以说是推动英国学派转向地区主义的最重要人物,作为“英国学派保守派”的批评者,^①布赞在21世纪初提出英国学派“重新召集”计划,指出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领域未被充分利用和开发的资源”,^②并为学派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他认为,“传统的英国学派过于全球主义化,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全球性”,^③现实世界存在不同的地区性国际社会,所以,英国学派应该处理好地区层次和全球层次的关系。在巴里·布赞的呼吁下,英国学派加强对地区层次的研究,这一新动向也为中国学界所关注。^④

但总体来说,学界对这一趋势研究得不多,本文拟根据近年来英国学派在地区层次的研究成果,对其地区主义的转向和进展进行梳理、概括,并尝试以东亚国际社会为例来具体阐述现有研究的不足与缺陷。

一、英国学派地区层次研究的缺失

英国学派在冷战后影响不断增强,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其早期的主要成员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剑桥大学教授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以及担任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协调人的亚当·沃森(Adam Watson)等。^⑤这一阶段是所谓的“经典英国学派时期”,^⑥

① “英国学派保守派”是指当代英国学派学者中坚持“经典英国学派”的基本思路并思考其在当今运用的一部分学者,如牛津大学的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教授和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参见张小明:《中国的“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研究:张小明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9页。

②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School: an Underexploited Resource in IR,”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 No.3, 2001, p. 471.

③ Ibid., p. 483.

④ 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发展动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25—26页。

⑤ 有些学者将爱德华·卡尔(E. H. Carr)也列为英国学派早期的重要成员,关于这一点有较大争议,所以暂时不将其列入。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4页。

⑥ “经典英国学派时期”的说法,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发展动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21页。以及张小明:《中国的“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研究:张小明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3期,第129页。

他们编著了很多相关著述,阐释该学派的主要概念——“国际社会”。^① 冷战后的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主要包括布尔的学生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蒂姆·邓恩(Tim Dunne)、英国威尔士阿伯瑞士威斯大学教授尼古拉斯·惠勒(Nicholas Wheeler)、安德鲁·胡里奥(Andrew Hurrell)、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作为一个学术群体,英国学派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可能存在多元性,例如,传统英国学派的学者都将“国际社会”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并视其为核心概念,将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确定为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当今的一些英国学派学者不仅仅满足于研究国际社会,也关注国际体系和世界社会,这两个概念与国际社会成为英国学派三大核心概念。

然而,不管是以前国际社会为研究重点的传统英国学派学者,还是兼顾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世界社会的新一代学者,对这三者研究都是全球层次的,地区层次的研究长期被忽视。巴里·布赞曾批评英国学派学者“在地区研究方面建树不多”,“对国际社会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全球或者体系层次”,^②虽然怀特和布尔等学者曾对历史上的一些地区国际体系做过研究并提出地区主义发展的可能,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所真正关心的。

地区层次研究的缺失是由于英国学派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因为传统英国学派学者坚持全球性国际社会必须建立在共同文化或世界性文化之上,因而,对多元的地区性国际社会发展抱有警惕。同时,作为近代以来最先进和最具扩张性的文明,欧洲文明向来被西方国家认为具有普世性,英国作为欧洲文明代表和对外扩张的先锋显然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在这种偏见下,当今的全球性国际社会也被视为欧洲国际社会扩展的产物,欧洲以外的历史经验因此被忽视。同时,英国作为曾经的世界霸权国,英国学派学者仍有一种“世界主义”的胸怀,希望将西方的价值和模式普世化,在他们看来,对地区独特性的关注可能会妨碍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同质化和普世价值的传播。

另外,英国学派学者对国际社会形成有不同看法,大体来说,存在着“共同文化说”和“功能演化说”两种观点,分别以怀特和布赞为代表。巴里·布赞认

①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Adam Watson,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2;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an James, *Sovereign Statehood: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英〕巴里·布赞:《英国学派及其当下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5页。

为,共同文化和国际社会的生成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①即使不存在共同文化,国际社会也可以从国际体系中功能性地发展出来,虽然共同文化可以促进国际社会的最终产生,但共同身份才是国际社会产生的最好理由。马丁·怀特和赫德利·布尔则坚持“共同文化说”。怀特在考察不同的国际体系后认为,共同文化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如果国家之间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一致性,国家体系(也就是国际社会)就不会产生”。^②布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怀特的影响,他认为,全球性国际社会必须要有一个特定的世界文化为基础,而这种文化很难明确地界定。虽然布尔主张世界文化应该更多地吸取非西方文化成分,但他仍然认为,这种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应以西方文化为主体和中心。所以,传统英国学派学者认为,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产生必须有世界性文化,不管这种文化是怀特所认为的单一文化,还是布尔所说的以西方文化为主体兼蓄非西方文化要素的世界性文化。而各地区多元化发展会互相之间产生矛盾,阻碍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形成或者使其充满脆弱性。如布赞所言,“地区性国际社会和起主导作用的全球性国际社会相冲突,地区性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性国际社会有可能会有弱化作用,正如在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世界和西方世界代表着两种对立的全球性国际社会思想,并且双方因何种思想应该在全人类付诸实践而发生冲突”。^③基于以上两个原因,英国学派地区层次的研究一直饱受质疑,基本概念也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④可以说,全球主义的倾向一直在英国学派内部占据主流,地区层次的研究是缺失的。

二、英国学派向地区主义的转向及进展

以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试图改变地区层次研究缺失的状况,他们试图将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一些概念用于地区性国际社会的 research 上,为英国学派理论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①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1993, p. 333;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5-62.

② Martin Wight, *Systems of States*,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3.

③ [英]巴里·布赞:《英国学派及其当下发展》,第105页。

④ Georgeta Pourchot, Yannis A. Stivachtis,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Central Asia,” in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No.5, 2014, p. 69.

(一) 英国学派地区主义研究的转向

布赞等学者认为,长期对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忽视“丧失了对不同的国际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机会,使得国际社会概念更加衰弱”。^① 这是因为不同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发展程度非常不同,当今世界的真实状况是“存在多个不同层次的国际社会共存的状况,其中有的已经形成了国际社会,有的还没有形成”。^② 例如,欧盟显然是最完善的地区性国际社会,成员国不仅受共同规范、机制的约束,还享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记忆,此外,还建立超国家的机构,并且让渡一部分主权,甚至民众也具有共同的“欧洲公民”身份,这正是完善的、“厚重的”国际社会的体现。然而,在东北亚地区,国际社会的发展程度并不高,国家之间虽互相承认对方的主权和相互之间的平等,但仅仅受到最基本规则的约束,“区域集体认同相对薄弱,跨国行为体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区域内无政府状态如故”。^③ 反观中东的混乱,甚至不能说该地区已经超越国际体系而形成国际社会,中东国家之间相互战争不断,主权和国际法并没有得到遵守,一些国家仍停留在部落的政治的状态,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世界上各地区是如此不同,所以,不能用一个空洞的“国际社会”将这些多元地区加以概括。综上所述,可以观察到全球性国际社会必然是异质的,是由一个个发展不均衡的地区性国际组织组成的,只有地区性国际社会才是同质的。同时,他们认为,地区层次的研究不仅不会出现像经典英国学派学者所担心的会对世界共同文化和规范的形成产生冲击,反倒可以与全球层次形成互补:全球层次的国际社会可以塑造地区层次的性质,^④即全球通行的规范可能会推动地区国家对规范的认同及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当然,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发展对整个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最终形成显然是有积极影响的,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能够减少非西方世界对西方规范的抵制,促进多种文明和规范之间的相互借鉴,有利于世界性文化的出现。

①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11-212.

②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ructural Realism and Regime Theory Meet the English Sch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1993, p. 337.

③ 王秋彬:《以英国学派视角审视东北亚国际社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64页。

④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

除巴里·布赞外,安德鲁·胡里奥和扬尼斯·斯蒂瓦切蒂斯对英国学派的地区研究转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里奥从怀特有关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得到启示,他认为冷战后地区一体化蓬勃发展,旧的地区组织重新繁荣,大量新的地区组织建立。^①此外,当今世界与怀特所处时代大大不同,南北差距拉大,国际社会的价值更加多元,共享价值和准则一时难以形成,所以,应该以多元主义视角去研究地区性国际社会。关于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关系,胡里奥持一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他认为,“地区是当今最有活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框架。地区主义有助于全球治理,有助于缓解国家面临的全球资本主义竞争的压力,并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地区主义可以作为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可控的和可协调的过程”。^②地区主义并没有阻碍全球化,其背后深层次的逻辑仍然是全球主义的。胡里奥认为,地区层次的研究有诸多作用,例如,可以提供学科建设需要的具体案例,可以使社会科学的一些概念得到强化,可以避免“欧洲中心主义”,避免欧洲经验不加验证地用于世界其他地区。^③斯蒂瓦切蒂斯是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协会英国学派研究部的负责人,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区性国际社会的研究文章,但他重点探讨欧洲国际社会、欧盟及其扩展问题。

以巴里·布赞为代表的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将研究层次从全球引向地区,开启英国学派研究的新方向,^④取得了一些进展,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将学派的三大核心概念(即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世界社会)成功地与地区层次研究结合起来,丰富了英国学派核心概念的内涵,使其不仅仅局限在全球性的国际社会、国际体系和世界社会;其二,不再满足于学派针对全球性国际社会形成的两大路径(即“文化生成路径”和“功能演化路径”)的争论,而是探究地区性国际社会具体的生成条件。

(二) 英国学派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

1. 将学派的三大核心概念与地区层次的研究相结合。英国学派不仅仅研

① Andrew Hurrell, "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1, No.4, 1995, p. 331.

② Andrew Hurrell, *One World? Many World? The Place of Region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31.

③ Ibid., p. 136.

④ 关于英国学派近年来地区层次研究的成果,参见 <http://www.polis.leeds.ac.uk/research/international-relations-security/english-school/>, 2016-11-02。

究国际社会,也关注国际体系和世界社会,三大核心概念在对全球层次的研究中都有体现,这一特点在地区层次的研究中仍然得到继承。也就是说,英国学派在地区层次上的研究仍是在国际体系的基础上,探究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并针对世界社会因素在地区层次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辩论和拓展理论本身的领域。

在全球层次的研究中,国际社会的形成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根据学者的不同看法可将其划分为“文化生成路径”和“功能演化路径”。同时,对全球层次国际社会是否形成也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怀特从共同文化是国际社会形成条件出发,认为国际社会扩展到全球后可能会面临共同文化缺失的弊端,因而,没有对全球层次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否给出确切答案。^①布尔却认为,当今的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形成于20世纪,即到20世纪中叶现代非洲和亚洲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结束,曾经的殖民地摆脱欧洲列强的兼并和统治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标志着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形成。^②国际社会的形成在地区层次的研究中也是十分重要的话题,由于在地区层次,国家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同时本地区的国家互动也必然受到全球层次的影响而情况更为复杂,所以,对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条件的探究会更加具体。有学者在全球性国际社会形成研究的基础上,给出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的三个具体条件,这超越了“文化生成路径”和“功能演化路径”的争论。^③

同时,不同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同,针对具体情况,英国学派学者对三大概念的侧重有所不同。对社会因素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如东亚,学者探讨本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具体生成路径,对国际社会形成与否展开争论。而对社会因素程度较高的地区如欧盟,学者探讨存在世界社会的因素和可能性,并用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两个概念来研究欧盟的治理体系和国际角色。

总之,在地区层次,英国学派继承并利用三个核心概念进行研究,将这三个核心概念和地区层次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核心概念的内涵。

2. 探究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具体形成条件。同地区国家之间的互动情况大不同于全球层次的国家间互动,由于地理的接近和互动的频繁,国家对本地区

① 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② [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四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③ Mohammed Ayoob, "From Regional System to Regional Society: Exploring Key Variab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3, No.3, p. 248.

内的合作与冲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例如,一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最容易引起邻国警惕,换句话说,同地区的国家之间更容易陷入“安全困境”。同时,本地区的国家的互动也必然受到全球层次的影响,地区夹在国家和全球两个层次之间,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所以,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除要求国家接受全球通行规则外,还要受制于更多条件,也需要同地区国家更多努力。如前所述,对国际社会的形成条件,学者们确实存在不同看法即“文化生成路径”和“功能演化路径”的争论,而对地区层次的国际社会形成条件的探讨又在此基础上向前发展。穆罕默德·阿尤布认为,应该从国内、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来分析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并提出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分别是“地区性关键大国的存在”“对域外势力影响的成功排斥”“地区内国家互相承认对方国家建构的努力并不将之视为威胁”。^① 地区大国的存在使地区公共产品的获得成为可能。排除域外势力尤其是外部大国的干预可以减少本地区的离心力和破碎程度,消除形成地区认同的阻碍。互相承认对方国家建构的努力并不将之视为威胁,这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后殖民国家尤其重要,因为新独立的国家急需通过对有争议人口和领土的争夺来树立国内的权威,完成国家的早期建构,而这种行为一旦被地区内其他国家视为威胁,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度上升。阿尤布依据这三个关键条件来审视除欧洲和北美外的地区(如中东和海湾地区、南亚、东南亚)后发现,除南亚(不包括巴基斯坦)之外的其他地区形成国际社会的前景都十分暗淡。阿尤布的三个层次分析法不同于以往英国学派对共同利益、规范的机械性强调,而是追根溯源去探讨这些共同利益和规范是如何形成的,具有极大启发意义,这也推动了英国学派理论的发展。

同时,在对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过程的分析中,单一视角被多元视角所取代,世界社会的因素也得到一定程度重视。有学者认为,在东北亚国际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历史问题和冷战思维的影响,国家间普遍呈现出一种“政冷经热”的现象,政治上的紧密结合欠缺,因此,国家行为体并没有成为国际社会形成的主要推动力,相反,跨国社会因素是促成东北亚国际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跨国公司发展带来的资本与贸易的跨国流动,以及经济合作的日益加深促进了共同制度和规则的产生,国际非政府组织自上而下地推动国家在某些问

^① Mohammed Ayoob, "From Regional System to Regional Society: Exploring Key Variab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Order,"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3, No.3, pp. 250-253.

题上达成共识。^①虽然对东北亚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建构问题上仍有较大争议,但这种自觉地将世界社会概念应用在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的研究中,对于英国学派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突破。

三、英国学派地区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发展

但是,英国学派的地区研究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桎梏,它们仍以欧洲为研究重点,对其他地区性国际社会的研究较少,并且主要停留在该地区的国际社会是否已经形成的争论上,这是英国学派新转向的不足之处。

(一) 英国学派地区研究存在的缺陷

1. “欧洲中心主义”仍然存在。新一代的英国学派学者虽然实现了由研究全球层次向研究地区层次的转变,但大部分研究仍然是针对欧洲的,正如布赞说的,“欧洲成为地区性国际社会研究的最显著候选人”,^②英国学派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并没有改变。最显著例证是在英国学派网站所列出的关于地区研究的成果清单中,^③有近半数研究欧洲国际社会的,作为重要代表人物的扬尼斯·斯蒂瓦切蒂斯教授连续发表一系列关于欧洲国际社会的研究成果,而对其他地区的研究则寥寥无几。

这一方面是当今的英国学派在地区层次研究中仍然没有摆脱传统英国学派学者对全球国际社会形成的一贯看法,即全球性国际社会是由欧洲国际社会发展而来的,当今的诸多规范和原则如国际法、主权国家制度、均势、战争原则都来自欧洲经验,欧洲价值因此被看作是普世的。同时,欧洲也符合对地区性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定义,这些都使对欧洲国际社会的研究始终处在中心位置。另外,在各个地区中,欧洲的一体化程度仍是最高的,国际社会得到充分发展。虽然目前欧洲一体化出现危机,但毋庸置疑,欧洲存在着比世界其他地区都明显的共同文化、共同价值,存在着最为广泛的跨国活动,民众受到“欧洲合众国”思想的影响,欧洲公民意识不断觉醒,成为欧洲一体化新的强大动力。

① 王文奇:《从英国学派理论看东北亚国际社会建构》,载刘德斌主编:《英国学派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406页。

②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36.

③ 参见 <http://www.polis.leeds.ac.uk/research/international-relations-security/english-school/>, 2016-11-02。

欧洲还出现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超越政府间主义的合作形式,形成了欧洲共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这已经超越了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形态,^①向着世界社会迈进。

英国学派对欧洲国际社会的研究有以下几个重点:第一,厘清了欧盟国际社会和欧洲国际社会之间的差别与联系。一方面,欧盟国际社会被认为是同质性的,拥有更高的标准,而欧洲国际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非同质性。^②因此,欧盟国际社会的发展程度高于欧洲国际社会,而且,欧盟国际社会成员的范围和欧洲国际社会的显然是不同的,如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而并非是欧盟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因为欧盟国际标准更具有连带性;另一方面,欧盟国际社会和欧洲国际社会之间也有联系,例如,很多学者也认为,欧盟国际社会成员不仅仅包括欧盟成员国,还有一些达到了欧盟的要求,与其密切互动并在将来有可能加入的国家。^③而这些国家很可能目前不是欧盟国际社会成员国,只是欧洲国际社会成员国,这就打通了欧洲国际社会和欧盟国际社会之间的壁垒,建立起两者之间的联系。第二,使用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两个基本概念来研究欧盟的治理体系与欧盟的国际角色。在治理体系方面,英国学派学者认为,欧盟中存在一些国际社会的要素,如欧盟部长理事会、欧洲理事会,以及国家在一体化进程中的控制力。同时,也存在一些世界社会的要素,体现在共同文化、共同价值及公民社会层次的跨国活动,如学生交换项目等,也体现在欧盟的一些机制如欧洲公民身份、欧洲议会、欧洲市场等等。欧盟中的世界社会要素支持了国际社会因素的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共同价值,有利于构建共同市场、协调国家间的对外政策、财政再分配等等。在对欧盟国际定位的研究中,英国学派认为,欧盟国际社会的发展水平高于欧洲国际社会和全球性国际社会,国家之间拥有更加深刻的认同,但三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界限,非欧盟国际社会的成员也可能加入其中。所以,欧盟国际社会应该将自身置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之中去寻求共同的利益认同,吸收其他国际社会中好的价值观和制度,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为其他层次的

① Thomas Diez, "Richard Whitman, Analyz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Reflecting on the English School: Scenario for an Encounter," Working paper on ECSA Seventh Bienn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01, pp. 8-12.

② Yannis A. Stivachtis, "Civ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ase of European Union Expans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08, Vol.14, No.1, p. 71.

③ Pami Aalto, "Russia's Quest f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Regional-Leve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7, Vol.21, No.4, p. 469.

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和制度上的范例。^① 第三,研究欧洲国际社会的扩展问题。欧洲国际社会被认为是最早形成的,并且一直处于向外扩展之中,当今的全球性国际社会就被认为是其扩展的结果。在扩展问题上,英国学派也有“文明的逻辑”和“无政府逻辑”两种不同看法。前者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文明的标准”始终扮演着基础性作用,决定着哪些国家可以有资格加入到“欧洲社会”之中。尽管当今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文明的标准”仍然存在,体现为欧盟扩大过程中的“成员国条件”。成员国条件有诸多内容,如政治标准、民主标准、善治、经济标准等,但其实是历史上欧洲社会“文明标准”的一种新形式,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② 在这种对文明标准的重视下,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并没有被接纳为欧洲国际社会中真正的一员,仍被认为是老旧的、野蛮的、亚洲主义的,是自由民主的敌人。^③ 而坚持“无政府逻辑”的学者认为,历史上欧洲国际社会在扩展过程中,并不完全是相同文化的逻辑在发挥作用,无政府逻辑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俄罗斯和土耳其加入欧洲国际社会不是出于相同文化的吸引力,而是为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或维持生存,欧洲国家接纳他们无非是为了将其纳入自身体系以更好地控制他们和避免损失。^④

2. 原有理论框架缺陷显露。欧洲国际社会被认为是发展最为完善的,且受到关注也最多,而其他地区有的已经形成国际社会但处在较低发展水平,有的地区甚至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例如,关于东亚国际社会是否形成,学派内部还存在巨大争论,原因是多方面的。对这一地区性国际社会的探究也暴露出英国学派原有理论的一些缺陷。

本文所说的东亚国际社会在地理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两大部分,即中国、蒙古、韩国、朝鲜、日本,外加东南亚 11 个国家。这一地区目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政治纠纷也最频繁的地区,同时,也是大国角力的关键场所。该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引人关注的,英国学派学者也尝试用自己的理论来探

① Pami Aalto, "Russia's Quest f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Prospects for Regional-Leve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7, Vol.21, No.4, pp. 15-17.

② Yannis A. Stivachtis, "Civ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ase of European Union Expans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s*, Vol.14, No.1, pp. 71-89; Yannis A. Stivachtis, "Civilizing' the Post-soviet/Socialist Space: an English School Approach to State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the Cases of NATO and the Council of Europe," *Perspectiv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ssue. 2, 2010, pp. 5-32.

③ Filippo Costa Buranelli, "Knockin' on Heaven's Door: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the Mediated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1, No.3, 2014, p. 824.

④ Yannis A. Stivachtis, "Europe and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archy More Than Culture," in *Global Dialogue*, Summer 2003, No.5, pp. 87-99.

讨该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发展状况。

对东亚这一文化极其多样的地区而言,以共同文化作为探究国际社会形成的条件必然是行不通的,所以,一些学者另走他途。布尔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成员即使存在价值上的冲突,只要他们都意识到相互关系中遵守和实施协议的好处,形成维护国际社会基本目标的共同利益观念的话,不同文化的国家也可以建立国际社会”。^① 根据布尔的观点来研究东亚地区性国际社会,他们认为,东亚在古代就存在以朝贡体系为中心的中华帝国主导的国际社会,在这一体系下,古代东亚国家意识到与中华帝国保持长期性经济和战略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于是就避免不必要冲突和便利相互交往的一系列规则达成共识,产生了地区性国际社会。^② 近代以来,西方的冲击破坏了传统的东亚地区性国际社会,东亚被纳入西方主导的全球性国际社会之中,也开启了构建新的东亚国际社会的过程,然而,这一进程至今还未完成。究其原因,一方面,当今的东亚不存在古代中华帝国那种地区“先锋”主导国家,^③阻碍了地区国家社会的重建。东盟内部组织原则松散,成员国存在种种差异,自身力量有限;中国备受“中国威胁论”的束缚,与周边国家互信不足;日本对东亚国际社会的认知及自身定位模糊,与东亚国家历史问题还未妥善解决;另一方面,东亚存在着共同经济利益和不同政治安全利益的矛盾状况。经济方面基于和平共存与经济繁荣的共同目标,近年来,东亚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10+3”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这些都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共同繁荣。然而,在政治方面,东亚各国分享共同利益、开展互动合作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经济方面。^④ 虽然能在短时间内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但从长远来看,由于东亚国家无法排除美国的影响,国家之间政治互信不足,安全困境问题突出,领土和历史问题未能彻底解决,真正建立起东亚国际社会的前景堪忧。所以,即使在排除共同文化因素而仅仅关注共同利益的条件下探究东亚国际社会的发展,其结果也不令人满意。

①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4.

② 胡令远、王雪梦:《东亚国际社会建构与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以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为视角》,《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4期,第88页。

③ “先锋理论”是巴里·布赞提出的,用来解释国际社会如何从欧洲这一“先锋”地区向全球层次扩展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东亚国际社会时,将“先锋理论”用来解释一个地区“先锋”国家领导或推动该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的过程。

④ 胡令远、王雪梦:《东亚国际社会建构与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以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为视角》,第92页。

还有学者对东亚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发展更加悲观。他们套用阿尤布的理论来审视东亚的现状,认为东亚地区目前并没有一个或多个地区内和地区外具有较高合法性的“中心国家”,在地区性国际社会构建过程中受到非常明显的外部大国(主要是美国)的过度干预,东亚地区主体性薄弱,对如何界定“东亚”没有达成共识。^①基于以上几点,他们认为,在这一区域国际社会还没有形成。此外,东亚地区还存在诸多因素严重阻碍未来东亚地区性国际社会的构建。如美国担心东亚地区主义发展出自身的“门罗主义”而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渗透,由此可能带来中美在东亚地区的争夺甚至冲突,而东亚地区部分中小国家夹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②这些都不利于东亚国际社会的形成。

当然,有学者根据巴里·布赞的共同身份理论对东亚国际社会的形成持积极态度。按照布赞的观点,只要国家愿意互相承认主权平等,产生一种共同身份时,国际社会就出现。在东北亚,“相互承认主权平等”显然在古代社会是不存在的,因此并不存在朝贡体系下的东亚地区性国际社会,这与根据布尔的理论出发得出的观点对立。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东亚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后又被区域内国家—日本侵略和占领,也不存在主权平等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国家相继独立成为主权国家,然而,由于冷战爆发并扩展到东亚,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中国和韩国也相互隔绝对峙,朝鲜和韩国互相不承认对方主权。冷战结束后,朝鲜和韩国在1991年底相继加入联合国,最终实现相互承认主权平等,东亚国际社会得以形成。^③

根据共同身份理论,东亚即使已经形成国际社会,目前的发展程度也是较低的。东亚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家之间因为领土、历史问题常常发生争执甚至冲突。在地区性合作尤其是政治合作方面,制度性仍然较低,多采用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没有强制性的超国家性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布赞所说的“共同身份”是否在东亚真正产生也值得怀疑,如果说“欧洲认同”“欧洲观念”已经成为现实的话,“东亚认同”“东亚观念”仍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而如果不能形成共同身份或者共同认同,想真正建立起来地区性国际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① 王学玉、李阳:《东亚地区主义的停滞:以地区性国际社会缺失为视角的分析》,《国际观察》2013年第5期,第68—70页。

② 同上书,第70—71页。

③ 王秋彬:《以英国学派视角审视东北亚国际社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60—62页。

(二) 推进英国学派地区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英国学派理论视角下对欧洲以外地区进行研究,仍然停留在地区性国际社会是否形成的争论上。这可能是因为同地区国家之间的互动情况和全球层次国家之间互动不同,由于地理的接近和互动的频繁,国家对本地区内的合作与冲突有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敏感,所以,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难度也高于全球性国际社会。当然,争论也反映出英国学派存在的不足,即长久以来用以分析全球层次国际社会的理论,在分析地区层次国际社会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为此,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1. 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问题。虽然在东亚国际社会是否已经形成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争议,但东亚国际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与其他地区性国际社会非常不同的特点是有目共睹的。东亚地区国家间在经济领域内有诸多共同利益,并且建构起有效的国际制度,但国家间因历史问题、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差异性很难进行深入合作。这种“政冷经热”的特点使主权国家在推进共同规范、地区认同的过程中难以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然而,东亚地区的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和地区非政府组织,在地区互动及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中却扮演者更为关键的作用。如果说欧洲国际社会的生成是以主权国家为主导的,东亚国际社会(或者未来可能出现的东亚国际社会)一定程度上将是跨国社会因素(包括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推动的。

东亚跨国公司主导的资本与贸易的跨国流动使外国资本在一国的国民经济部分或总量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经济上的深度相互依赖推动各国制定避免冲突和有利于共赢的规则。^①同时,非政府组织在东亚有深刻影响,带来了密切的跨国交流,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以国际交流和国际协作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日本非政府组织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组织在国际交往中能够加深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理解,增强日本的外交影响力,起到官方机构所不能为的作用。^②这种现象在东亚其他国家也渐成趋势,民间交流虽然没有官方的交流那样即刻具有很强影响,但是,长期大规模的民间交往也会有水滴石穿的效果。

① 王文奇:《从英国学派理论看东北亚国际社会建构》,载刘德斌主编:《英国学派理论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5—406页。

② 翟新:《日本非政府组织的对外政策研究活动:以日本国际论坛为例》,《日本学刊》2006年第3期,第90—91页。

东亚的这种特殊状况让人们不禁思考: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路径一定是欧洲那样由主权国家推动的吗,必须先形成国际社会才能向世界社会形态演进吗?东亚的现实似乎让人们看到世界社会先于国际社会出现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在全球层次并不凸显,但在经过向地区层次的转向后势必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难题。

2. 全球性国际社会规则形成问题。英国学派理论中始终存在的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矛盾在地区层次的研究中更加突出。传统英国学派学者认为,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社会,那么,在这其中一定有一个普遍通行的规则和规范。但通过研究不同地区性国际社会后发现,不同地区间所遵守的规范并不相同,也不处于同一水平之上。例如,欧洲国际社会成员所能接受的规则在东亚国家看来就难以接受,更不用说混乱的中东地区。那么,全球性国际社会所认同的规范来源于哪一个地区性国际社会,不同地区性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又将使用何种规范呢?统一规范是欧洲社会规范的“全球化版本”还是建立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而得到的“综合体”?是否存在一种各个不同地区的国家都能普遍遵守的规范呢?如果不存在,能否说全球层次的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呢?经典英国学派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这种矛盾,在连带主义和多元主义之间争论不休。但是,在出现向地区层次的转向后,这一矛盾可谓更加凸显,各个地区所呈现的多样性甚至让人们怀疑全球统一国际社会的存在,也让人们不禁对巴里·布赞和胡里奥的说法产生疑虑。他们认为,“地区层次的研究不仅不会出现像经典英国学派学者所担心的会对世界共同文化和规范的形成产生冲击,地区主义并没有阻碍全球化,其背后深层次的逻辑仍然是全球主义的”。^①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在英国学派转向地区层次研究后可能站不住脚,英国学派理论中多元性与统一性的矛盾在地区研究中显然更加突出。

结 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相比之前,当前英国学派对地区性国际社会研究虽有显著增强,也出现某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对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条

^① Barry Buzan,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 Andrew Hurrell, *One World? Many World? The Place of Region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p. 131.

件、欧洲一体化及其他地区性国际社会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首先,现有研究对欧洲的偏重过于明显,对除欧洲以外其他地区的考察很少。尽管欧洲是当前一体化程度最高,国际社会发展最为完善的地区,可以作为其他地区的典范而值得学者花大气力去研究。但其他地区的经验仍然十分重要,如对东亚地区与欧洲就有截然不同的地区主义的原则和实践,东亚走的是一条对主权高度尊重基础上的开放式的、协商一致的地区一体化道路,这种特殊性也值得英国学派学者去思考,以拓宽学派的理论视野。经典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多来源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在当今多元化世界中,只有不断地关注更多特殊案例,才能克服“欧洲中心论”的偏狭,使理论更具包容性和解释力,而这些都可以通过研究其他地区性国际社会来实现。

其次,英国学派对其他地区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地区性国际社会是否形成的争论上,这反映出英国学派长期以来仅关注全球层次而忽视地区层次,进而造成理论解释力的不足,甚至当前关于地区性国际社会形成条件的研究成果还是由现实主义学者提出的。^①

最后,在对地区层次的转向中,英国学派学者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或者这种转向使得原有理论矛盾更加突出。一是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是否一定遵循欧洲模式,即由主权国家推动地区性国际社会的形成?是否一定先形成国际社会,才能发展出世界社会?东亚的不同经验使得人们可以对此提出质疑。这一问题在全球层次的分析中可能并不为人所关注,但在地区性国际社会的研究中却凸显出来。二是统一性和多元性的矛盾,即传统英国学派学者所认为的全球性国际社会规范来源何处?是单纯来源于欧洲国际社会?还是不同地区之间规范、文化相互交流之后产生的“全球文化”或“全球规范”?这甚至让人们对于是否真正存在全球性的国际规范和文化产生怀疑。这也许不仅仅是传统英国学派理论中多元性与统一性的矛盾在地区层次研究中的放大和凸显,也很可能是对原有理论的否定和颠覆。

总之,英国学派向地区层次的转向暴露出自身的诸多缺陷,但这也拓宽了英国学派理论的思维空间,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为推动学派自身的不断完善提供新的机遇。

^① 指穆罕默德·阿尤布。